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會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秦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阨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懵然於焱庇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槃水加劔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隼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繇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泯然汗下煩冤歛歛者也故曰噉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姦庇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秦州之
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公而
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不知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獬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穗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闕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闕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間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

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憐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鍤金僚屬咸仗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女來游來觀耄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瀕池六尺扁諸之劔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
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
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
兵也此非其徵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
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念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
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
賊于京江桐皖之間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
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
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札
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
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耆老病
癯燠肌起羸噐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
錢寸布不煩公私朝糞暮鹽節縮儉工斯殿之
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
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爲祥雲轉災
土爲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
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爲本兵
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叫閭闔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爲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塚言事迂戇荷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訃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餽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

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
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
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
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
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
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垓將以甲申九月
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
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
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
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倣肅
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
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
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螳賊游魂中朝士大夫
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
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
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
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轆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
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
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
左衽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
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
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
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 聖
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
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
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
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誌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
禎甲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
碑巋然巋巋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
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
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
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
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
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
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
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陞楊國

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
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傅遣妻子慰撫世忠
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
自頌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
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
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
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
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
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术鑿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而碑及史皆不載爲蘄王諱也大經又云蘄王
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
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走出已
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
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
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
楚州寓京口也蘄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
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蘄王起銀
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
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
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蘄
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
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
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
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
金焦二山想見兀术窮蹙打話蘄王夫人佩金
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遂
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刺水殘山俛仰間相
與感槩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思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據採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
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
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亾何孟陽有長
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縻世罔跋前疐後焉
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鈞黨
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
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靡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鬣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地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

衡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
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
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
宋比玉子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
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
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第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
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
之爲拂水石之爲三脊峯之爲石門石城合脊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屢紛紅駭
綠蔽虧變換榭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
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
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
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
挺起今斯榭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
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
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
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劒石又有三脊石與石
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脊石之東試劒石下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劔門卽石門也石之西
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
也簡文云虛峴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
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
據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
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
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
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
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
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
斯地也若胥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
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冒盪煙水陰陽晦明
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旣成主人與客
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
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
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巖吳
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新國之壁壘亦已
蕩爲江流矣下上千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
不可以復跡而況於斯閣歟又況於吾與子以
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
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
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
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
吾與子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
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鼃相跨峙而
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
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變
炫之相憐儻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
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
兩行也而又何閒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
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月
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
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礪石錯列宮

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
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
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
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
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
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
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
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磴繞墓前穴墻而出以
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拏風雷
喧飀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閘束崖旋潰

沸土瀑淥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
梁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
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磴之湫流又折而北匯
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
泉之下洄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
蔭蒼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
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
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庑庖福順序以爲此吾
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
徵之禍繫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優然如有
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
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栢而泣
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所死也良夜開卷閒房
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
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
騎蜀郡之好事鄆社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屨舄交錯舟舩填咽邑屋聞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
不逖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

苒世務牽縈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之士女連袂接衽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樓旣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來者滋益衆客或基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春湖如鏡弱柳縹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殢粉之中欣欣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泯然如有所失也造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沈几山翠濕牖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蘭文所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鼎鼎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予既老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枝柱於津門渝水之間逖而思思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崖赤松餐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其在也
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
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
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
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鷓息禽戲
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
函之閱籍得廁名其閒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
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
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
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繁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
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圃老墻之下荆奧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挈樛枝扶疎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桔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繁而爲之記曰場花之更

名山罽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罽者
段謙叔曾端伯洪景盧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卽玉罽耶非耶誠無可援
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罽瓊絲玉
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
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珍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
爲山罽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
爲玉罽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颺輪攀折而後去
固其所也以爲玉罽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
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罽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罽也重李文饒之玉罽
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
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
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罽以榜斯軒春時花
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
罽之名爲玉罽而無復比瑒更罽之譏也則自
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
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
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遯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為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彙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
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明旨鐫責
曰中有匪人 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
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
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卽
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 上
不以蹇之匪躬勗子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繹其說以爲

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闌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憇憇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

者幾千丈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逸石
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
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
至臥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
大約口摹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
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
寒窻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
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
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
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
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淞東西
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
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
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
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郭數
千里內之山扈者巋者岿者嶧者蜀者皆
黃山之負展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必有天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碓石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确擁屋據壁溪流縈折澹岸相錯其人家衣美箭被芳草略約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半在煙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率

注溪谷窮復入一谷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宮又相別也溪水清激如矢或瀆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沈寥雲物鮮華游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上余之茲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
泉口瀆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愾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疢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畱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

柱蒙籠羃歷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盂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霖霖辛夷炤簷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閒
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跫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迢遞駁俄而
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白日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余氏菴傍湯池朝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況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笑者也

記之三

蘇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峰之閒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闢門闔登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僂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糾筱覆蓋蓋白雲蓬蓬冒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

則雲解而歸于山河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
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背間俄而滅
頂及足却迎凌亂迫遽迴合瀰漫匝匝海亦雲
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
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
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
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窅然不可
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偃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
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
而上老木搯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窅窅非復人世山未
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
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現恍恍然又度一
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憇桃源菴指天都爲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
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褻衣焉雲氣蒼
翳峰各離立天都乃巋然于諸峰矣竝老人峰
沿礪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罅壁或折而
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眎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歷罅里許天都逐罅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既深綆穴地而出又從井榦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爲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左象右獅二羅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跡跡其下下絕桃花峰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峰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華峰獻萼焉其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矗靄青蔥緝碧穿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灑灑露溼巾屨悽神寒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
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
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歷與駉蛩若也
行三里許憩炤微茆菴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
厓屢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簷藉
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
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喝石居三里至一
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
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砮五里上石筍砮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
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憩登
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
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
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
焉一線天石壁峭陁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
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
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陁而級長踵曳
如絙脛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
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

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頗踞諸峰之勝繇師子林東折兩厓陡立相去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巔茆菴歆傾積雪藉往俯視雲氣諸峰矗出其最竒石筍砭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嵌空突起拔地插天鈎連坼裂譎詭化質亦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大地爲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蹙疊如困

廩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過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勢不相下胥俛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棊布若削劔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菡萏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慧臺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剗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躡躡不能舉目眴眩者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

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
削成遡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
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
目安知俛仰之間不將一曠遷改夜半有負之
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
塊者不已窅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
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
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
執化人之祛懂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
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
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
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
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
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迴如故人僧曰三

十六峰處處惜別盍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
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
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竝外翼
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
繇清涼徙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 慈聖皇太
后頒內帑爲薙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
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
賜裝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
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
佛不啻萬計 慈聖及兩宮所施造也普門將

構四面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今
藏弄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 兩
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物移兜率于人
閒化榛莽爲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洊
至鍾魚寥落糠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
于雒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
所以致慨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
桃花流水圍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冢象祁
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
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
下山咸無有余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
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憇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
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
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
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偏塞不辨
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灑霑溼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
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
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
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屏陟慈光寺踞天都而
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留憇文殊院天都東
拱若幡幢之建立蓮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兩
峰之面目畢見矣自茲以往偈背易嚮步武換
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倒出非坐臥俯仰不能髣
髴而茲遊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
天都頂萬曆閒普門闢菴相繼登陟石塔旛燈

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
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歙郡黃山樓北瞰此
峰峰勢中坼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
北望只宜名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
僕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卽山僧亦莫知所在
此可以名游耶游茲山者必當裹餼糧曳芒屨
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侶庶可以攬山川
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
枕毛人之所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
花如扇松花如纛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鍊形
度世之人未易邁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
猿鳥悚慄唯乘飈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
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
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
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屐焉山
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
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水流入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
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
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膂
間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冢久之
滃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
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鳧鷖兔逝山
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
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榧榎楠藤絡莎被幽蔭蒼
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榦大如脰而根蟠屈以
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
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穴縫崩迸如側
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
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
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
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
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
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
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攬拏所謂擾龍松

也石筍矸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
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
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
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
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
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
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夭矯雷劈之仆
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
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
年不知如何槎柯輪囷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
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
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
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爲老人雲門
峰譌爲剪刀疊嶂峰譌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
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
黃山白鷺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

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
不與焉白鷺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
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
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
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
人以黃山媚客輶車輜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
眉顏額磨厓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
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
子繇平天砭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
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

峻絕目其平行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崑四合
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
雲浪目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
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
經紀三天子鄩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
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鄩爲
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
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鄩婺有三天子鄩南
鄩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鄩西鄩也績溪有大鄩

物齋集卷四十六
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
子都之鄣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
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
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
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